

指施状语所表论元属性与谓词的关系

杨 静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指施状语既可表示施事的内隐属性,也可表示其外显属性。但不同属性与谓词所构成的关系及该关系的数量分布均不同。本文研究了指施状语所表达的施事属性及其与谓词可构成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主要与如下三个因素相关:第一,施事属性与谓词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第二,施事属性的稳定性;第三,整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

关键词:指施状语;施事属性;谓词;数量分布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2-0063-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200

指施状语是指在语义上表示施事属性的状语。施事表示自主性动作和行为的发出者^{[1]10-22},表示该行为的动词既可以是及物的,也可以是不及物的,如:

①小妹吃了一个馒头。

②妹妹笑了。

这两个句子中的主语都是施事,因为她们均为自主行为的发出者。当表示施事属性的形容词(指施形容词)作状语时谓词也包括及物和不及物两类,如:

③几个场边的观众友好地拍拍这个“小家伙”的头,以示安慰。(及物)

④皮埃尔叹了一口气,温顺地站起来,喝了一杯酒,等待他们坐定后,他脸上便流露着和善的微笑。(不及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例③和例④中的主语都可被视为施事,但两类施事的行为仍有所不同,例③主要强调施事对外界的行为,例④主要强调施事对自身行为的控制。但为讨论方便,此处暂忽略这种差别。有意思的是语料调查发现指施状语所指向的施事在句中均为主语,未发现施事充当其他句法成分的情况,可见指施状语是一种指主状语(语义指向主语的状语)。但并非所有施事属性都能充当指施状语,且不同属性与谓词构成的关系与数量分布也不同。本文试图厘清上述问题,并对其做出解释和说明。本文的7071条指施状语均来自北大语料库,文中不再专门标注。

一、指施状语与谓词的关系

语料显示,在指施状语句所表示的事件中,施事属性与施事行为之间主要具备如下关系:因果关系、

收稿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杨 静(1984—),女,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认知句法。

基金项目:2017年度重庆市社科博士规划项目“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的认知配价理论对间接定语的研究”(2017BS02)。

果因关系、影响关系和伴随关系。在判定指施状语与谓词在事件中的关系时,我们借鉴了赵春利、石定栩^{[2]12-21}的做法,该文区分了情绪属性(原文的表述为情感形容词)与谓词之间的三类关系:果因关系、因果关系和并行关系。首先,通过复合句“主语+因为+述位动词结构,所以+状位形容词”来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具有果因关系,如:

⑤这个女青年绝望地失恋了。

例⑤中“女青年”的情绪“绝望”由行为“失恋”所导致,由于在句中“结果”位于“原因”之前,因此两者是果因关系。这种果因关系的判定是以例⑥的成立为前提的:

⑥这个女青年因为失恋,所以绝望。

其次,通过关系复句“主语+因为+状位形容词,所以+述位动词结构”来判定指施状语和谓词之间的因果关系,如:

⑦他羞愧地涨红了脸。

在该句子中,“羞愧”与谓词之间是因果关系,这是因为例⑦还可改写为:

⑧他因为羞愧,所以涨红了脸。

最后,在赵春利和石定栩^{[2]12-21}的研究中,并行关系主要指施事的情绪属性伴随其行为,如:

⑨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

但我们认为即使在某些并行关系中,施事的属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的执行。如果把例⑨中的“焦急”换为“平静”,句义就会改变。虽然都表示“等待”的行为,但不同的情绪会赋予该行为不同属性。当施事焦急时,他会通过一些行为来发泄自己的焦虑,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而当他平静时,其等待的行为也会趋于平静,可能是静静地站立或坐在某处执行该行为。故本文把“并行关系”进一步细分为“影响关系”和“伴随关系”,其中“影响关系”表示施事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为的执行,如例⑨,而在“伴随关系”中则完全看不到施事属性对其行为的任何作用,如:

⑩去时一缕青烟,将魂归何处?泪咸咸地流进嘴里,她咬住牙,狠狠地一划,顿时痛楚万分。

例⑩中“咸咸”是施事“泪”的味道属性,该属性既不影响行为的执行,也非行为执行的结果,更不是决定行为执行的原因,它们之间只是“伴随关系”。

研究发现,指施状语所表示的不同施事属性与谓词构成的关系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属性对谓词所表示的行为的不同影响,本文将分别讨论不同生命度的施事属性及其与谓词之间的关系、数量分布和原因。

二、有生类指施状语

根据生命度,施事又可分为有生类(animate)和无生类(inanimate),如:

⑪雪后,风似虎啸,地冻的辙痕如水晶,我依然只能选择骑单车艰难而胆怯地赶路,力争能踩上上班的铃声!(有生施事)

⑫文莱河弯弯曲曲地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内缓缓流淌。(无生施事)

不同生命度带给施事不同的施动性,指施状语所表示的属性也不同,这都会给句子意义带来影响。语料中有生施事(96%)的比例远大于无生施事(4%)。这主要是因为有生施事的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以及自立性^{[4]161-168}都要强于无生施事,它是更为典型的施事。

当有生施事做主语时,指主状语可表示的属性包括:态度、情绪、性格、智力、体貌、体感、体态和体质;其中前四类属性表示施事内在的属性,而后四类是通过肉眼可见的外在属性,因此我们把前者命名为内隐属性,而把后者命名为外显属性。语料中内隐属性占了绝大多数(85%)。当无生施事做主语

时,指主状语主要表示施事的物理外显属性,包括颜色、外形、维度、硬度、湿度、温度、重量以及味道属性。关于施事属性的界定,本文则参照了赵春利^{[3]78-82}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限制,此处暂不详述。

(一)内隐属性

施事的内隐属性与谓词能构成三类关系,分别是因果关系、影响关系和果因关系,如:

⑬拿到城市户口簿的这一天,姐姐像小孩一样高兴地哭了,赌气地说,这下谁还敢叫我乡巴佬了。(因果关系)

⑭玲玲停了停,文静地呷了一口桔子汁,慢慢地品着,象品味着幸福的乳汁。(影响关系)

⑮德国队彻底失去了在对手身上全取3分的希望,而拉脱维亚队则满意地从德国人手中抢到1分。(果因关系)

如前所述,内隐属性包括情绪、态度、性格和智力四类。它们与谓词之间的关系及数量分布又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可用表1概括:

表1 有生类指施状语与谓词关系分布比例

	因果关系	影响关系	果因关系	共计
情绪	16% (425)	81% (2163)	3% (80)	2668
态度	22% (272)	78% (1221)		1493
性格	85% (1084)	15% (187)		1271
智力	100% (226)			226
共计	35% (2997)	63% (3571)	2% (80)	5658

从因果关系、影响到果因关系,施事属性对其行为的决定作用逐渐减少直至成为其行为的结果。其中,在因果关系中,施事属性对行为的决定作用最大,影响关系则次之,而在果因关系中,施事属性主要体现为被动性,因为它受其行为的决定。由此施事属性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在三类关系中呈以下等级:

因果关系 > 影响关系 > 果因关系

此表中的百分比表示它们在这一类别中所占的百分比,只有最后一栏“共计”中的百分比是绝对数量的百分比。每一类指施形容词的数量是不同的,若只考察根据其收集到的指施状语的绝对数量没有太大意义,我们还需要考察上述四类关系在不同属性中所占比重。

首先,让我们看看因果关系,通过表1可见,因果关系在各属性中所占比重可表示为:

智力(100%) > 性格(85%) > 态度(22%) > 情绪(16%)

在因果关系中,施事的内隐属性决定行为的发生。但不同的属性对行为的决定作用不同,这是上述等级产生的直接原因。从该等级的左边到右边,属性的稳定性递减,其中智力的稳定性最大,情绪的最小,性格和态度处于中间。情绪是人对外界事物的本能反应,其变化性最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行为的产生,但与谓词具备因果关系的情绪属性的程度较强,如:

⑯如释重负,我该好好歇会儿了!我光着脚在软绵绵的地毯上快活地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十几岁得了一件最可心的礼物的小女孩。

⑰又很快以1比3落后,并在第五局因反手失误以0比30落后时,懊恼地将球拍狠狠摔到地上。

这是因为只有当某种情绪的程度较为激烈时,它才可能战胜理智,直接导致某些行为的发生。而当情绪不太强烈时,人们往往可通过理智控制它,此时情绪不会直接导致行为的产生,如把例⑯中的“快活”换成“平静”句子则很难成立。另外,施事在情绪激烈时的动作程度较深,因此,与谓词具有因果关

系的情绪指施状语多暗示施事行为较深的程度属性。例⑩表示“我”出于“快活”的情绪属性而发出行为“蹦来蹦去”,当人比较“快活”时,他可以放下一切束缚执行动作,因此可以推测该句中动作“蹦”的程度和频率属性都较高;例⑪中的“懊恼”表示极度痛苦的情绪,施事通过行为“摔”来发泄该情绪,由此可知“摔”的程度较深。因此,在动词“摔”之后还出现了表示程度很重的副词“狠狠”,与“懊恼”所蕴含的语义相互呼应,如果把此处的“狠狠”改为“轻轻”,句子则不成立。由此可见,情绪属性对人的行为仅在少数极端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因为人是较为理性的高级动物,其行为不会仅受本能的情绪支配。

相较而言,态度比情绪的稳定性更强,人对外界的态度是基于以往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其变化较小,这使得其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增强,这也是态度类指施状语多于情绪类的缘故。再者,性格的稳定性又要强于态度,所以人们的行为更容易受性格的驱使。最后,人的智力则是由其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经验共同作用形成的,其稳定性最强,相应地其对人的行为的决定作用最大。语料中表示人的智力的指施状语与谓词则只能识解为因果关系。

在影响关系中,施事的属性虽不决定行为的产生,但却影响行为的执行,如:

⑩一颗泪珠滴到绸带上,我烦躁地揉了揉眼,提醒自己:“兰·纳茜,三十四岁的人了,还有什么浪漫。”

例⑩中,决定行为“揉眼”产生的原因是施事眼中的“泪水”,但此时施事的烦躁情绪会赋予行为特殊的属性,如幅度较大、用力较猛、速度较快等。影响关系中,表示不同属性的指施状语的比例也有不同,表1显示,它们呈如下等级:

情绪(81%) > 态度(78%) > 性格(15%)

可以看到,各类属性对行为的影响力不同。其中情绪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大,态度次之,最少的是性格。此外,在影响关系中,不存在智力属性,它们都分布在因果关系中。这说明人们把智力属性主要识解为对行为的决定因素,而非影响因素。

最后是果因关系,在果因关系中,施事的某种属性由其行为带来,如:

⑪一年了,乡亲们帮了家里不少忙,我请他们到家里美美地吃了一顿猪肉炖粉条。

在该例中,行为“吃”使得施事产生“美美”的情绪属性。有意思的是,上述四类属性中,只有情绪属性才能与谓词构成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在这四类属性中,情绪的变化最大,也最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所以它最可能由施事的某种行为产生。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各类关系中不同属性的数量分布实质上与它们自身的稳定性相关,上述四类属性的稳定性可表示为:

情绪 > 态度 > 性格 > 智力

在该等级中,情绪属性最不稳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牵扯,智力属性最稳定,态度和性格属性居中。越是稳定的属性越容易对施事的行为造成持久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则通常表现为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因此在因果关系中,指施状语多表示施事的智力和性格属性,而情绪属性和态度属性所占比例较小;不太稳定的属性在多数情况下无法直接决定行为的产生,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的某种属性。这也可以解释影响关系中指施状语多表示施事的情绪和态度属性,性格属性较少,智力属性缺失。而果因关系中,施事的属性具有被动性,即该属性是因为行为而产生的。从上述等级可见,只有情绪属性的变化性最大,其被动性也最强,很容易受到某种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在果因关系中,只有情绪属性。

(二)外显属性

外显属性则一般可直接通过肉眼获得,它们主要表示施事的体貌、体态、体感和体质。其中体貌表示施事身体所呈现的外貌,如高大。体态是人的身体呈现出的某种状态(姿态),它既可能是人有意呈现,也可能是迫于某种外在压力而呈现的。从时间上看体态既可能是临时的,如歪歪、斜斜,也可能是长

期的,如优雅,当人的身体长期呈现出某种体态,该体态就逐渐转变成此人的固有气质,具有一定的恒常性,该类属性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体感指人对其身体状态的感知,如疲惫。体质指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人类个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方面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如矫健、虚弱。

调查显示,外显属性与谓词能构成的关系主要有:影响关系和果因关系,如:

⑳全家人一天三次按时准点地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其它时间他精力旺盛地在屋子里走动。(影响关系)

㉑我们品尝了一大盘刚刚下架的“无核白”,又饱饱地吃了一顿香气四溢的“拌面”,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果因关系)

根据调查结果,不同外显属性与谓词的关系及数量分布可通过表 2 概括:

表 2 外显类指施状语各类关系分布比例

	影响关系	果因关系	语料总量
外貌	93% (30)	7% (2)	32
体质	100% (113)		113
体感	86% (127)	14% (21)	148
体态	98% (839)	2% (18)	857
语料总量	96% (1111)	4% (39)	1150

通过表 2 可见,施事的外显属性要么影响其行为的执行,要么由其行为产生。此外,人的体质属性无法与谓词构成果因关系,这是因为体质是较为稳定的属性,不会因为某一次行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相较而言,外貌、体感与体态属性的变化性更强,因此它们都有可能成为某个行为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体态分为恒常体态和临时体态,与谓词具有果因关系的是临时体态。

如果把表 1 和表 2 进行对比则可发现如下事实:首先,外显属性与谓词可构成的关系类型少于内隐属性,外显属性无法与谓词构成因果关系。这表明在人们的认知模式中施事的外显属性并不直接决定其行为的产生。其次,从数量上看,指施状语多表示施事的内隐属性(语料数量为 5658 条),外显属性较少(只有 1150 条)。在有生类指施状语句中,施事多为人,人是高级的理性动物,其行为多受内隐属性的影响,所以表示内隐属性的指施状语多于外显属性的指施状语。

三、无生类指施状语

无生类指施状语句中,施事为无生物(inanimate being),整个句子表示无生施事对受事执行了某行为或施事实行了某种位移。在句法层面,施事实现为主语,受事实现为宾语,行为实现为谓词,施事的属性则实现为指施状语。如:

㉒高耸的云中闪动着雷电的光芒,太阳笼罩在一片烟雾中,血红地滚落大地。

例㉒表示施事“太阳”的位移过程,其颜色属性“血红”则是句子的状语。语料中,无生类指施状语主要表示施事的物理外显属性,包括颜色、外形、维度、硬度、湿度、重量以及味道。上述属性与谓词可以构成影响关系、伴随关系和果因关系,如:

㉓这时墙壁突然裂开,外面一片大雪厚厚地压着枞树,一辆由几只棕熊拖着的雪橇驰来。

(影响关系)

㉔炽热的铜水明晃晃地流入模子,那口古钟——是啊,谁也没有想过它的故乡和那失去的

声。(伴随关系)

②田埂旁的青草对我来说,早已不是生长到脸的上方的时候了,它们低矮地贴在泥土上,阳光使它们的绿色泛出虚幻的金黄。(果因关系)

同样地,不同属性与谓词构成的关系及数量分布也不相同,这可以总结为表3:

表3 无生类指施状语在各关系分布比例

	影响关系	伴随关系	果因关系	语料总量
味道		100% (2)		2
湿度		100% (8)		8
颜色	36% (10)	64% (17)		27
温度	40% (19)	60% (29)		48
维度	71% (38)		29% (16)	54
重量	100% (20)			20
硬度	100% (22)			22
外形	100% (82)			82
共计(比例)	73% (191)	22% (56)	5% (16)	263

通过表3可见,无生类指施状语与谓词能构成影响关系、伴随关系和果因关系。但这三类关系的数量分布很不均衡,它们呈以下等级:

影响关系(73%) > 伴随关系(22%) > 果因关系(5%)

从数量上看,影响关系最多,伴随关系次之,而果因关系最少。这种数量分布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首先,这与各类关系中指施状语与谓词在事件中的紧密程度相关,其中“影响关系”比“伴随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影响关系”的数量多于“伴随关系”。其次,不管在有生还是无生类指施状语中,能与谓词构成果因关系的属性和语料都较少,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施事作为事件中较为主动的角色,说话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想强调其属性对行为的决定或影响作用,但在果因关系中,施事的属性是被动产生的,这种被动性与施事的主动性产生矛盾,这就是果因关系数量较少的缘故。但这与指宾状语恰好相反,指宾状语与谓词在典型情况下都是果因关系。这是因为典型的宾语多为受事,受事的受动性较强,其属性也更容易受施事行为的决定。可见,不同指元状语(语义指向论元的状语)与谓词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论元在事件中与谓词的关系。下面逐一分析这三类关系不同属性的比例。

首先是影响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各类属性与谓词构成影响关系的比例是不同的。可以看到,无生施事的维度、重量、硬度以及外形属性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与谓词构成影响关系。上述属性对无生施事行为的影响都非常直接,其中外形属性可决定事物运动的顺畅程度,具有不同外形的事物运动的方式不同。维度、重量与硬度属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施事的质量相关,因此它们则影响到施事行为的程度属性。此外,颜色与温度属性作为无生施事的固有属性,通常情况下很难对施事的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它们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伴随行为的发生。但对于发光体和发热体而言,颜色和温度属性对施事的影响作用则较大,因为光和热的传播与物体的颜色和温度属性息息相关,所以语料中能与谓词构成影响关系的指施状语都表示发光体或发热体的颜色和温度属性,如:

②⑥顶棚的灯光明晃晃地照亮了车厢里面的各个角落。(颜色)

②⑦钢蓝色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一切生灵,它没有改变颜色,反而红得愈加耀眼。(温度)

其次是伴随关系,能与谓词构成伴随关系的指施状语主要表示温度、颜色、味道和湿度属性。其中

温度和颜色属性与谓词在多数情况下是伴随关系,而味道和湿度属性只能与谓词构成伴随关系。这种分布较为自然,因为施事的味道和湿度属性对其行为几乎没有影响作用,更谈不上决定作用,因此只能与谓词构成伴随关系。在伴随关系中,指施状语与谓词的联系疏松,因此这类属性作指施状语的数量也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是果因关系,能与谓词构成果因关系的施事属性非常少,只有维度属性,换句话说,只有维度属性才能受到行为的改变。如:

⑳他的身体扁扁地匍匐在地,正用一根根绳子打成圈,往一具具烈士遗体上套。

例㉑中“扁扁”表示施事的维度属性,它是由行为“匍匐”所造成的,所以两者是果因关系。与有生类对比可发现,无生类指施状语中没有因果关系,但有伴随关系。无生施事由于缺乏感知性、使动性与自主性,其属性无法直接决定行为的产生,只能影响行为,因此该类句中有影响关系而没有因果关系。其次是伴随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关系只出现在无生类指施状语句中,有生类中没有伴随关系。这也与无生施事缺乏感知性与自主性相关,该特点使得无生施事的属性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与其行为建立联系,它们只能是伴随关系,说话人通过伴随关系只是想强调无生施事的某种属性在其行为过程中较为突显。有生施事的行为一般都是有据可循的,因此在有生类指施状语句中无伴随关系。

四、结语

本文研究了指施状语所表达的施事属性及其与谓语可构成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可用表 4 来概括这些属性及其与谓词之间的关系:

表 4 指施状语与谓词关系分布比例

	因果关系	影响关系	果因关系	伴随关系	共计
有生(内隐)	2997	3571	80		5658
有生(外显)		1111	39		1150
无生(外显)		191	16	56	263
百分比	28%(2007)	69%(4873)	2%(135)	1%(56)	7071

可以看到有生类与谓词主要形成因果关系和影响关系,果因关系较少;而无生类与谓词主要是影响关系和果因关系。这是因为有生类多表示人的属性,而人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受其内在属性的驱动,所以内隐属性容易决定行为的产生,外显属性主要是影响行为。无生类与谓词主要是影响关系、伴随关系和果因关系。无生类表示无生施事的属性,无生施事没有感知性和自主性,所以它无法决定行为产生与否,其属性也因此无法与谓词构成因果关系。但无生类与谓词具备伴随关系,我们认为这可能是说话人实在找不到无生施事行为的缘故,而选择突显其在运动时所呈现的特征所致。

此外,四类关系的绝对数量与它们所表示的施事属性与谓词之间的紧密度相关,关系越紧密,数量就越多,如影响关系多于伴随关系,因为前者所表示的关系比后者紧密。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数量等级中影响关系的数量多于因果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影响关系在各类施事属性中均有分布,尤其是在情绪属性中,该属性变化性较强,这使得表示该类属性的形容词最多,由它收集到的指施状语就最多(占内隐属性的 47%)。由于情绪在多数情况下只能影响人的行为,因此情绪类指施状语与谓词多为影响关系,这就使得影响关系的数量较多。而因果关系只分布在少数几类属性中(主要集中分布于性格属性和智力属性中)。且语料中表示性格和智力属性的形容词远少于表示情绪属性的形容词,因此性格类、智力类指施状语的数量较少,这就直接导致因果关系的语料少于影响关系。然而,无论在哪一类指施状语

中,果因关系的语料较少,这是因为果因关系中施事的属性较为被动,这种被动性与施事的主动性不协调。由此可见,各类关系的数量多少不仅与它们所表示的施事属性与谓词之间的紧密度相关,还与各类属性的稳定性以及整个句子所强调的意义相关。

[参 考 文 献]

- [1] 袁毓林. 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J]. 世界汉语教学,2002(3).
- [2] 赵春利,石定栩. 状位情感形容词与述位动词结构同现的原则[J]. 汉语学习,2011(1).
- [3] 赵春利. 形名组合的静态与动态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2006.
- [4] 陈平. 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J]. 中国语文,1994(3).

Attributes Denoted by Agent-oriented Adverbial and its Relations with Predicates

Yang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gent-oriented adverbials can denot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agent. B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ttributes and predicates and the quantities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current study, it i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first, the closenes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attributes of agent and the predicate; second, the stability of the attributes of agent; lastly,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Keywords: agent-oriented adverbial; relations between attributes of agent and predicates; predicate;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责任编辑:孟西]